

关仁山

著

鏡子裡的
打碗花



关仁山文集



Jingzi Li de Dawanhua

酸甜苦辣，善恶美丑，皆是生活。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关仁山文集



鏡子裏的
打碗花

关仁山
著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关山文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子里的打碗花/关仁山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(关仁山文集)

ISBN 978-7-80755-878-1

I. ①镜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1793号

丛 书 名: 关仁山文集

书 名: 镜子里的打碗花

著 者: 关仁山

书名题签: 关仁山

策 划: 张采鑫 赵锁学

责任编辑: 刘燕军

特约编辑: 谢海江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鸿儒文轩·书心瞬息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 010-57572860

传 真: 0311-88643225 010-57572860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878-1

定 价: 4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 ：

镜子里的打碗花	001
苦 雪	022
根	031
醉 鼓	053
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	071
船 祭	081
淳沱喇叭	092
千村月	107
过山车	121
黄昏动作	140
非常爱情	154
野秧子	165

藻 王	170
腊月秧歌	181
老马工作室	192
绝 唱	198
红葡萄	210
盖爷儿和驴的故事	222
民间爱情	233
民间新戏	241
开庭之前	252
山坳里的月亮	264
今夜难眠	275

镜
子
里
的
打
碗
花

我天生怕冷，盼天热，就像星星盼望月亮。可是，天一热就容易变脸，孩子的脸说变就变。那天下午，我骑着电动三轮车拉客，到了京郊昌平蝶苑庄园大门前，老天咔嚓扔出一个响雷，天突然大黑，雨点子就落下来了。我缩着脖子眯着眼，想找个避雨的地方。我扭头的时候，听见路边一个女人的尖叫，看见一位牵着藏獒的妇女晕倒，男人紧紧抱住她喊着：“许琴，许琴！”藏獒也急疯了，一跳一跳地吼叫着。

我急忙掉了车头，雨水太滑，差点翻了车，赶到病人跟前，那女人脸色跟白纸似的，双手捂着胸口，喘不上气来。我就对那个男人说：“大哥，送医院吧？”男人点了头：“快，快！”关键时刻，我这破旧的电动三轮竟成了救命稻草。男人让门口保安牵走了藏獒。我们七手八脚地把病人抬上电动车，朝一家医院飞奔而去。

女人被送进急救室，我和那男人等候着。男人频频给我递烟，我吸着烟观察他，这男人嘴阔，粗眉毛，目光凶悍。他很胖，胖得结实，脸上油光光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轻轻走出来，欣慰地说：“多亏你们来得及时，这要是再耽搁三分钟，你老婆就没救了。”男人充满感激地望了我一眼。病人好了，我想拔腿就走，说不定还能拉两个活儿。男人转头过来握了握我的手：“真得好好谢谢你呀，我姓雷，叫雷书怀，有什么事情就找我！”男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我看见工贸公司经理的字样，甭说，就是大老板。过了一会儿，雨住了，雨水唰唰消失得太快，伴随一道道闪电。医生对雷老板说，你太太苏醒了，想

请你们进去说说话。雷老板对我说：“恩人，我老婆请你进去一下！”我愣了愣，跟着雷老板走进病房看见了女主人。我从雷老板嘴里知道女人叫许琴。许琴长得可俊了，圆脸、大眼睛，皮肤保养得好，白白嫩嫩的。她的美丽超凡脱俗，让人不得不折服。她的脸渐渐有了血色，安详、肃然，看不到半点悲喜。许琴轻轻一叹，脸上渐渐有了温情：“唉，想不到的事儿，大白天撞见了鬼哩！多亏了你呀！”说着，她给雷老板递了个眼色，雷老板掏出一沓钱塞给我。这厚厚的一沓钱，起码得有一万块。我的心像是要从喉咙口里蹦出来。我连连推托说：“太多，太多，给我坐车钱就够了！”许琴说：“你拿着吧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”我还是不拿，心想佛家说了，逢善必为，罪灭黄沙。我大咧咧地说：“大姐，跟你们比，我是穷人，可是，人穷不能志短。做人不能眼皮子太浅，总得讲一点情谊。”许琴和雷老板都感动了，问我是哪的人。

我接着话茬说：“我叫张五可，老家是延庆小王庄的，在昌平城里拉点活儿。过去家穷，靠东挪西借过日子，庄户人家都帮过我们。我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会对我好，人帮人，说不定我帮过的人还会帮助别人，这不就是一个善缘吗？”许琴没再开口，眼泪轻轻流了下来。我娘说我从小就善良，会有出息，可是长大了，没啥文化，折腾了几年也没啥起色。但是，我不后悔，咋活不是活着呢？

雷老板留了我的小灵通号码，我就走出医院拉活去了。

隔了两三天，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在街上拉脚儿，许琴大姐出院了，她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晚上到她家里去一趟。我爹着胆子就去了。一进他家 600 平方米的大别墅，富丽堂皇，我都看傻了眼，迈不开步了。我们在大客厅里说了说话。许琴让保姆端来红樱桃给我吃。许琴和蔼地说：“吃吧，五可，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常客了。”我感动了，一阵车轱辘话说得没完没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雷老板开着奔驰汽车回家了。见到我，雷老板也非常客气，但是，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了严厉，这双眼如同岁月一样阴险。我怯怯地回避着他的目光。

许琴和雷老板上楼去了。

我刚才喝了普洱茶，吃了樱桃，就想撒尿了。我走进一楼的卫生间，这卫生间好大，比我住的房子还大。从这里能听见楼上的说话声。

我听见许琴大姐说：“我想把五可留下来。”雷老板的口气忽然变得僵硬

了：“除了他说的，我们别的一点都不了解，这人靠谱吗？”许琴说话爱抽鼻子，带着浓浓的鼻音：“啥靠谱不靠谱的？人家是咱救命恩人，养着都应该。跟你说啊，人家是穷点，但是，不准你嫌弃人家！”雷老板嘿嘿一笑：“我不会碰他那根敏感神经的，我们是知恩图报的人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许琴对雷老板说：“充一饥不能供百饱。还是给他差事干吧！我们就去美国了，藏獒带不走，就让他给咱们看房子吧！”雷老板说：“我没意见，这要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啦！”许琴说：“我们每月给他开2000元工资，再给他留下伙食费，保准比拉三轮强吧？”雷老板说：“好吧，这主意不错。”许琴停顿了一会儿说：“我跟他谈，他要是答应，这几天就让他住过来，先适应一下咱家里的情况。”雷老板没有声音了。我赶紧回到客厅，乖乖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脑袋的血往上涌着，一时语塞，不知不觉，两行热泪就滚落下来。

我终于住进了蝶苑庄园。这里是豪华别墅区，住着北京的富人。我常常做梦，梦见自己和老婆住进城里的高楼，可是，梦醒的时候，总是望楼兴叹：狗×的，这楼里住的都是啥人？房价这么贵，他们哪儿弄来的钱？今天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梦来了，我也住进了楼房。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不是梦。雷老板让我住保姆间，我答应了。这可没得说，我是下人自然住保姆间。

冷丁不骑电驴子，我忽然感到了没劲，孤寂，想起了张碗花，非常想。此刻，我的老婆在干啥呢？她会想着我吗？

地不种就不种了，可是房子老了，还是要翻盖翻盖的。我们延庆山村的山地不值钱，我写了个申请，村里就批给我新的宅基地。那块地在离家不远的村口，村口外边隔一条道。新宅基地还空着。如果不是老婆难产花钱，新房早就立起来了。啥时候能盖起来呢？我对发愁没钱的老婆张碗花说：“你就放宽心吧，我这回挣得多了，会盖起来的。”张碗花说：“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不着急盖房子。”村北山坡上开了一个石料场子，有一些民工来来往往从我家宅基地上过，竟然踩出了一条光溜溜、黄色的小路。路边开满了打碗花。花茎懒懒地拔节，声音细细的。麦收的季节到了，河里的蛤蟆一叫，该开第一镰了。我们那儿的第一镰，通常不是割小麦，而是割一些打碗花。我们把花朵晾干，放在水杯里，喝下去健脾益气，利尿，调经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打碗花是祈福的。打

碗花儿，也叫喇叭花儿、牵牛花儿。白里透红的喇叭形花朵儿，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在向我说点啥。小时候听娘说，这种花儿不能碰，一碰就掉的。我家没地可种了，我丢失土地那一年，我就碰掉了一片打碗花。草丛里冷不丁蹿出一只白狐狸，扑棱棱吓人一跳。我也一头栽倒在了花丛中，弄得一脸乌青。那个时候，老婆已经怀孕了，挺着大肚子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我们偏偏赶上难产，孩子丢了，钱也花掉了。老婆送进医院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我老爹刚刚病逝，弄得家里都是饥荒，还找谁借钱啊？表姐夫成浩的出现，化解了我们的经济危机。他拿出来5000块钱，送到了医院，但是，他有一个条件，他是售粮大户，要把我那九亩山地租给他种着。他种就种吧，我受不了那份累，再说，种田也不挣钱哩！拔了萝卜还有坑儿在。如今坑儿都没了，难道中了表姐夫的圈套？

“你她娘的废物到家了，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丢了儿子又赔地！”我责备老婆张碗花。我在家里没掌权，我一责备，摸了老虎的屁股，张碗花在案上擀面，就骂我是稀泥软蛋，哪家男人不给家里挣钱，哪个男子汉不给女人遮风挡雨？这婆娘气死我了，她难产，倒把不是推给了我。我从山上背石头，过河的时候，光个脚，咧着嘴，人都累弯了腰，到家里吃着拌汤煮土豆，我肚里的火就蹿上来，咚地把碗筷往炕桌一摔，不吃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想离开这个破家，到外面闯荡一番。老婆开始养猪，我到昌平做工了。我买了电动三轮车拉脚，钱没挣多少，却练就了一张巧嘴，一副厚脸皮。自从丢了地，我就不咋想家了，不想那一群肥猪，想的只有老娘和老婆。

刚到别墅里住，还有些别扭。我不知该咋做，一时无所适从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人家“交心”，先把“心”交出来，先别管人家认不认。首先认我的是他家的藏獒，这狗东西竟然跟我扑脸地抓挠，亲热无比。

我爱读书，逮住啥瞧啥，雷老板的书架里，说山道海的杂碎书不少。在进入别墅区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自言自语过，到了这里，寂寞难当，常常一个人说话。早上起来了，我给藏獒买新鲜肉，喂了藏獒，我就到厨房煎两个鸡蛋吃，喝上一罐特仑苏牛奶，然后就在别墅区里遛狗了。一天忙完，脱衣睡觉了，突然对自个儿说几句什么。过后一想，全是当年种地时的烂糟事。

这天上午，阳光明媚。我在草坪上干完了一番活，坐在草坪的藤椅和喝茶。刚刚剪下的青草、花枝和树枝还没来得及清理，园子里飘荡着花香、草香。这里有玫瑰花、牡丹花、茉莉花，唯独没有打碗花。打碗花在城里不好活，还是主人嫌弃它？坐在草坪上，冬暖夏凉，刚刚开春，我当然不是图凉快，而是闻田园土地的味道。在城里，我好久没闻到这种味道了。傍晚时分，我把草坪杂物清理干净了，雷老板晚上回家，到花园里转了转，似乎对我的手艺还算满意。

我对这家人也很满意。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富人的生活方式。就说雷家吧，许琴大姐为了补身体，每天喝鸡汤，汤里有人参、海参，她只喝汤，不吃鸡肉，一只整鸡都扔掉。我对许大姐说：“扔了怪可惜的，我吃吧！”许大姐说：“这里放了丹参，鸡肉没营养了，你吃好鸡呀！”我没话可说了，天天给许大姐扔熟鸡。太可惜了，看着心疼啊！扔一次，我的心都颤悠一回。后来，我想了个办法，我在垃圾桶旁，捡了一个塑料箱子。箱子好好的，说扔就扔了。我在湖边洗了洗，用来装熟鸡。几天凑满一箱，就让我小舅子取走，带给乡下的老婆吃。小舅子开卡车跑运输，贩煤，贩粮食，贩蔬菜，啥赚钱贩啥，不过，车是李大巴掌的，钱都让李大巴掌赚了，他只是小司机而已。每次，东西他也留下一半，他家跟着开荤。有一天，这事被雷老板撞见了，我讷讷地回答：“给猪吃，没事儿的。”听说我老婆都吃了，没出啥事，人比先前还壮实了。

我知道雷老板是好意，但是，熟鸡扔了太可惜。为了不让雷家人撞见，担心别人笑话，我一旦认准了这桩“生意”，就动了全部心思。我将熟鸡放进塑料箱子，然后用封条封严，搬到墙外，雷家别墅后院隔一道墙，就是一条护城河，白天我把箱子沉到河水里。到了夜里，我小舅子就顺着绳索把箱子拽到对岸，装车运走了。慢慢地，这箱子不只装熟鸡，还装烂一点的水果，发了毛的点心，这些东西到了农村都是宝贝。他十分凄凉地自语着：“唉，人家是人，咱也活一回人，人家富人扔的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啊！”

有一天，雷老板把我叫到二楼的书房，让我看他写书法。他笑了笑问：“五可，你属什么？”我说属虎，跟我老婆一个属相。他说：“我们就要出国了，走前赠你个一笔虎！”当着我的面，雷老板用大笔蘸足了墨，果然一笔地写了个大大字：“虎”。我惊叹道：“真棒啊！”雷老板得意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

教你练练字。”我怯怯地摆手：“妈呀，我小学毕业，自己名字都写不好，还能练书法？”许琴大姐嘻嘻笑道：“老雷，你教他练字，还真是好办法。我们一走，他就写字，还省得寂寞！”雷老板爽快地答应：“好，我能教他！”我推托不掉了，想了想说：“练仨字吧！”雷老板问：“哪三个字？”我字正腔圆地说：“虎！福！财！”雷老板仰脸笑了：“好，我就教你三个字！你可得下功夫练啊！”于是，一连半个月，雷老板都教我写这三个字。我从描红开始，到临帖，最后能够在宣纸上写字了。我还从雷先生那里学会了分辨生宣纸和熟宣纸。拿舌头一舔，粘舌头的就是生宣，不粘的就是熟宣纸了。

过了两月，雷老板和许琴就去美国给孩子陪读去了。

东家一走，我就牛气多了。我打着饱嗝，一边牵着藏獒，一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。吸引了周围羡慕的目光，我的腰杆硬实了许多。但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寂寞是家常便饭，太正常了，并不觉得多么难以忍受。

那一天，我穿上雷老板送给我的名牌西装，听说叫“皮尔·卡丹”，打了一条杏红色金利来领带，整了整头发，牵着藏獒去河边找他们。我和藏獒走得懒洋洋，感觉阳光和风推着我们。隔老远，就听见他们打打闹闹了，这伙人很爱凑在一起打扑克，然后打打闹闹，拿人开涮取乐。有一次，我们玩“拱猪”，我赢了点钱，跑黑车的王老五说我长得像人妖。还说我给××割了，再做个沟子，撒尿还用老地方。王老五是城里人，老婆嫌他窝囊，跟着别人跑了。城里人就有这种毛病，自己心里不痛快，就千方百计向别人找碴儿。我给气蒙了，觉得他在公开侮辱我，敢怒不敢言，心里骂：把你××割了，给你小子安个狗××！现在行了，我不用偷偷骂了，满可以用别的方法去羞辱这些人。我变富人了，我容光焕发，从头到脚都透出富贵人的痕迹。

王老五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，都认不出我了，立马咧嘴就笑。有人说：“哥们儿，从哪儿发财了？中彩票了吧？”我给他们编了个谎言，说我找到大哥了。这大哥在我们村当过知青，掉山涧里，被我爹救了，如今找到我了，要报答我们。这伙人就他妈吃这套，可会装孙子了。

我把自己架起来了，他们就嚷嚷着请客。我请他们到饭馆撮了一顿。我一喝就醉，醉前和醉后是两个人，醉了之后，我胆子就贼大，敢往王老五的后脖

颈灌酒，王老五也高了，跪在地上朝我磕头。大伙开心地笑。惊动了酒店服务员，人群像锅里炒黄豆，炸成了一团。花了三百块钱，破费了点，值！藏葵在身边跟着啃骨头，这狗东西哪里知道，这钱只能从它嘴里去省了。第二天上午死睡，藏葵把我叫醒了。我突然伤心想哭，哭也哭不出来，勾着腰干咳了一阵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坐着呆想。后来，王老五见我遛狗，不再跟我拧巴。有一天，我和藏葵在街上走，看见两条狗咬一根骨头。藏葵轻蔑地哼了一声，那一根腿帮子，上下没有一丝肉。藏葵不去理睬，那叫档次。我不能再理睬那些拉三轮的家伙了，我跟他们还在一个档次吗？离开拉脚儿的伙计们，我显得非常不自在，人生在世，不自在都是自个儿找的。我在别墅区里受刺激了，心理失衡了。人跟人活得差距咋这么大呀？又气又恨，脑门起了一层痱子大小的红疙瘩。人的眼睛是黑的，心是血红的。自从进了别墅，眼一红，心就慢慢变黑了。慢慢地，我懒得捡省落了，添了偷东西的毛病。偷得讲究个技巧。我做得很谨慎，不能当大盗，得细吹细打，小打小闹儿。这样符合我的承受能力，更不容易被逮住。那天傍晚，挨着湖边的一家别墅敞着门，藏葵在这家门口溜达，我吆喝藏葵两声，里头没啥动静，我看准没人，就进屋顺了一瓶洋酒。有藏葵做掩护，顺点东西挺方便的。酒的标签都是英文，有一个马头。我不能喝，都说喝洋酒像喝马尿。其实，马尿我也想尝尝，只是舍不得，我到一家商店去卖，兑换成人民币，寄给老婆盖房子呢。卖酒那天，我把藏葵拴家里了。那天是周末，满街都是汽车，排出的尾气，呛得我流眼泪。我到了一家小商店，掏出酒给大胡子老板。大胡子老板拿着酒看得很仔细，伸出两手指，嘴里嘟囔了一声：“哥们儿，八个！”我做贼心虚，心想，八十块钱少了点，少点也他娘的是钱啊！我迟疑了一下说：“老板，这酒保真，能不能再长点？”大胡子想了想说：“九个！”我点点头。他唰唰地点给我九张百元票子。我接了钱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大胡子脑袋进水了，他一定弄错了，趁着有人来买东西，我赶紧揣着钱颠了。我紧颠了几步，听见身后有人喊，我一个激灵，回头一看，没有喊我。我躲到一个僻静处，把钱哗啦啦数了一遍，是九百。转念一想，大胡子这么痛快，不会是假钱吧？我一张一张照了半天。钱是真的。过了几天，我又顺了一瓶洋酒，他还给了九百块。这才知道，不是人家弄错了，是物有所值。我不紧张了，还为

那天的紧张有些懊恼。

有一天，我夜里摸了一家，翻了半天，翻到一个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黄的肯定是黄金，白色的可能是银了。我只拿了黄金的，白的扔下了，后来听我小舅子说，现在还有白金，后悔不迭呀！记得那天我还顺了一个玉麒麟。那天夜里，没月亮，有一股神秘的味道。河风一吹，身上一阵阵打战。我不敢下河了，河底蓝火闪闪，像是鬼火。我隐隐感觉到，有一天它会给我带来灾难。一股风就架着我往河堤上走去，把晦气吹向了河底。我又把玉麒麟抱回来了，玉麒麟那么沉，可我的双脚像长了翅膀，变得很轻盈。第二天一睁眼，我还想昨夜河边的蓝光。是一只猫，饿猫鼻子尖，它能闻到食物的味道。瞎猫顺着味道来了，用鼻子把箱子里的东西吸一吸，猫一吸气，双眼就会冒蓝光。我后悔啊，大男人还怕一只猫吗？

那一天，我小舅子来了，我一边点钱，一边用雷老板的计算器算账。小舅子笑着说：“姐夫，这一月大赚了嘛！”我小舅子找我要钱，我不给他，他骂道：“真他娘的抠，这又不是金元宝，存着想下崽儿啊？”我刚点完了钱，电话响了，吓了我一跳。雷老板从美国打来电话，说天快凉了，让我给藏葵选件好衣裳。我满口答应：“好嘞，明天一早就去！”我一有事就睡不踏实，早早就起来了。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太阳刚刚出来。刚出别墅区大门，看见一个残疾小伙子卖唱。一边弹着吉他，一边唱《两只蝴蝶》：“亲爱的，你慢慢飞——”我听着好听，下意识地站了一会儿，藏葵也听得入了迷，闭着眼睛，随着曲子摇头晃脑。地上放着一个瓷碗，不小心被藏葵踢翻了。碗里的钱币跳了出来，残疾小伙子瞪了藏葵一眼。我痛斥了藏葵，急忙从兜里掏钱，这把钱里有一张一百块和几张一块的。残疾小伙子望了望我，我急忙放进兜里重掏，这回掏出一张十元票，潇洒地扔到碗里。人施舍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爽。想一想，过去拉脚的时候，连一块钱的水都舍不得买，跑到车站灌凉水，如今这生活质量，我也能回报社会了。我吆喝了一声藏葵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有一天，我认识了大学生保姆小棉。小棉带着孩子在别墅院里放风筝，见到这女人，我的目光一扎进去就拔不出来。小棉顶尖的漂亮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她穿一条咖啡色的牛仔裤，把苗条的体形显露出来，又圆乎又细溜。我看着人

迷，忽然听见小棉一声惊叫，凤凰模样的风筝挂树上了，孩子哭了。我正牵着藏獒碰上，爬上大树，把风筝摘了下来。小棉一个劲儿地道谢。还跟我握了手，这女孩小手真软乎，真滑溜。

那天我感冒了，狗×的藏獒饿了，嚓嚓地咬着门边，我就知道这家伙要吃肉。每天都是这样，早晨起来，我就牵着藏獒买肉，回来伺候好这狗东西，我就喝上一口茶，抽上一支烟，然后进厨房，自己做自己吃。可那天完蛋了，我浑身酸痛，脑袋胀痛，说话都有些困难。我忽然想起了对面别墅的小棉，求助她帮我捎点肉回来。我给小棉的手机发了信息，小棉很快就回了：“大哥你病了？放心吧！”我眯了一会儿，喝了一包清热止痛散，额头微微有了汗。隔了一个钟头，小棉回来了，买了肉，还给我买了感冒药“白加黑”。我一看这肉是猪后腿，不行哩，这狗×的嘴刁，我忘记跟小棉说了，我家藏獒专吃刘老三家的猪脖子肉，还吃猪心、猪肺和猪大肠。我连连道谢：“你咋知道我感冒了？”小棉笑一笑：“像大哥这种单身老板，除了感冒能有啥病？”我给小棉付了钱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啊，小棉妹妹！”小棉伸着脖子张望，我就带着她到每个房间参观一遍。原先，雷先生的卧室里有他和许大姐的合影照片。我害怕别人看见，就给放抽屉里了。我带着小棉到了宽敞明亮的大卧室，小棉说：“你家的卧室比我家主人的大多了。”我迟疑了一下问：“你家主人多大的别墅？”小棉说：“400平方米。”我嘿嘿笑了：“我家600平方米，差200平方米呢！”小棉还夸奖我的卧室收拾得真干净。我笑了说：“保姆收拾，我只管藏獒。”小棉愣了愣问：“我咋没看见过你家保姆啊？”我说：“她是钟点工，收拾好了就走人！”小棉眼睛放光：“大哥你是干啥生意的？咋这么有钱？”这话把我给噎住了。当代女孩都是物质女孩，我不能实说，如果我说自己是农民工，她还会对我好吗？我想了想说：“我是开铁矿的，矿山在承德大山里。”小棉啧啧赞叹了两声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小心地说：“我真羡慕你们有钱人，想干啥就干啥！”我岔开话题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棉，你真好看！”小棉也笑了，她一咧嘴，露出牙齿上的钢套子，赶紧闭上了，有点害羞的模样。

我当着小棉的面，挥笔给她写了一幅字，我用洒金红纸写了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我没有刻章，只好用雷老板的闲章代替了。我把刻着“以文会友”字样的

闲章一盖，字立马就有模有样了。小棉看傻了，连连赞叹，我看出来小棉挺崇拜我了。小棉将我写好的“福”字晾在实木地板上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好有功底呀！你的字是有来处的，当初练的是柳体，还是颜体呀？”她真把我问住了，我直直地看着她，咧咧嘴一笑，算是回答。小棉还没完没了地问：“一个柳公权，一个颜真卿，说嘛，到底哪个体？”我哪里知道啊，她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雷体，雷体！”小棉并不在意，弯腰哧哧地笑。我心里说，你个小丫头懂个啥儿？我家主人姓雷，不是雷体是啥体？我鼓足勇气对小棉说：“小棉，你别小看这张字啊，拿到市场去卖，能顶你半年工资的哟！”小棉点点头，细心叠好“福”字带走了。小棉被我征服了，我很自豪，晚饭自饮了一杯酒。酒一落肚，暖暖的热流，烫烫地烧到心底。

那天晚饭后，小棉过来看我。小棉说她家主人不让她洗澡，说到我家泡个澡，我满口答应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她故意的，还是让我撞上了，小棉把睡衣褪了，叉着腿仰面躺在沙发上翻杂志。我头一回看见这么白的身子，跟棉花那么白，血就轰地一下上了头，好像点燃了干柴烈火，这日子早晚得着火。我啥都不顾了，恶狼似的扑上去……她开始继续看杂志，到了关口，她受不了了，又是喊又是叫的。我老婆长得也不算黑，后来是地里干活晒黑的，一到冬天皮肤才慢慢变白，可她咋变也没有小棉白呀！小棉没有恐惧，特别自然，额头竟然有了打碗花一样的光亮。想不到，我会像搂自己老婆一样将她抱在怀里，我用短短的胡须在她额上又扎又蹭的，她妩媚地躲避着。

小棉挣脱开我的胳膊，影子一样消失了。我的眼睛盯着小棉的背影。

尽管是小棉情愿的，我觉得心中还是歉歉的。尽管她不是处女，毕竟还是没出嫁的女孩。这么容易让我得逞了，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？我夜里做了噩梦，梦见我跟小棉睡觉，蹿出几个乡下大汉，瞪着眼睛问我：“公了，还是私了？”我想起了雷老板和许大姐，怯怯地抱着脑袋。我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。人家是冲我的钱来的，可我不是富人，只能进监狱房了。我越想越怕，几天心神不宁。我想请小棉吃一顿饭，深入地聊一聊，探探虚实。我跟小棉约了几次时间，挺不好碰的，她得看主人的时间来安排。看得出来，小棉迷上我了，女人一旦疯起来，是很吓人的。在经过了那么一次欢娱之后，她醒了，她的身体醒

了。其实，我常常失眠，特别想小棉，如果这栋别墅归我多好，小棉是我的老婆多好？我这才尝到了想女人的滋味，想女人原来如此。我变得恍恍惚惚，丢三落四，出门时竟然忘了穿鞋。

那一天，小棉终于有空了。我在家里做好了饭菜，等候小棉的到来。我满面春风，嘿嘿笑个不停。小棉仰脖儿把酒喝了，脸色艳若桃花。

我夸奖小棉像天使一样美丽。

小棉说：“我是保姆，我在富人眼里从来不是天使，我是丫鬟命。”

小棉吸溜着嘴，鼻尖上渗出清幽幽的汗滴。

我故意叹了一声，说了句掏心窝的话：“我还不如你哩，要青春没青春，要学历没学历，不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吗？”

小棉更加相信我是老板了。小棉给我讲了自己的坎坷经历。她家里在贫穷的大山，父亲瘫痪，母亲料理一个小果园，家里穷极了，是希望小学资助上学的，后来是“福彩”助学计划，让她完成了学业。听着小棉的故事，我仍然感到一阵揪心。

我跟小棉吹牛的时候，就常常想自己的身份。我是啥人？农民？没有地种了。工人？没有上班的工厂。新骆驼祥子？连电动三轮都租出去了。我就是傍大款，蹭吃蹭喝的人了。而且，我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，贼！我真的不配跟小棉来往。

“张大哥，你想什么呢？”小棉轻轻地问。

我终于把憋了很久的话问出来：“小棉，那天夜里，咱俩那个了，你不会恨我吧？”

小棉脸红了，轻轻摇头：“大哥，你是好人，我咋会恨你呢？我喜欢大哥的样子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！”

一件窝心事，转眼间成了纯洁的友谊。这种甜蜜，传遍了我的全身，我不想偷了，小棉要是知道我偷了她家主人的东西该会多伤心啊？

人是走一步说一步的。在我饥渴的时候，迷迷糊糊，说干就干了，还没想那么多。当小棉常常找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些发慌。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来对待她，真的害怕有一天，她发现了我罪恶的秘密。

这一阵儿，我真的没去偷。换个偷法也许会换来更好的财运。

那天黄昏，我老婆张碗花来了。她是搭我小舅子的货运卡车来北京的。都啥年月了，老婆还穿着肥囊囊的大筒裤，散发出打碗花的气息。在我们乡下，谁家老婆丑，屋里乱七八糟，就要供上打碗花，男人自然就顺了气。张碗花给我带来了礼物，一束紫色和白色的打碗花。她说是我家院里长的。我随便找了一个瓶子，灌上了水，将打碗花插进水里，放在梳妆台的镜子前。我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，看镜子里的打碗花，我的心咯瞪跳了一下。张碗花亲昵地说：“我怕你在城里上火，喝茶的时候，放上一朵打碗花，老败火啦！”我嘿嘿地笑着，闻了闻打碗花：“真香啊！”张碗花更加得意地笑了。我老婆坐月子受风落下个毛病，嘴巴有点抽，抽着抽着就歪了，笑起来显得别扭。其实，我懂张碗花的用意，这娘儿们是怕我忘记她。看见打碗花就想起她张碗花。张碗花是炮筒子脾气，不高兴了谁都敢骂，骂完了就完。她在老家见了我就骂街，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本来我的嘴巴挺干净，自从娶了张碗花，也学得脏话连篇了。到了城里，我身处这样的环境，说话做事难免不受影响。现在我把打碗花叫牵牛花，把日头说成太阳，把支持叫给力。我总算把她的气息镇住了，对我态度明显好转。她一把抱紧了我，在我的腮上亲了一口：“五可，我想你啦！”我哼哼唧唧地配合着。张碗花说：“家里的新房子盖起来了！回家看看吧，可宽敞了！都是你挣的钱啊！”我十分得意地说：“老子跟你夸下海口了，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？”张碗花粗门大嗓地说：“你这牛×算是没白吹！都说咱家是龙王爷放响屁，那叫神气哩！”我将张碗花领到了雷老板的书房，十分潇洒地写了一笔“虎”。张碗花是属虎的，一边还注上了“献给爱妻张碗花”字样。我望着老婆张碗花：“你说我变了吗？”张碗花说：“你洋气了，有派头了。”我得意地眯着眼睛问：“还有呢？”张碗花嘿嘿一笑：“变得有文化了，竟然会写一笔虎了。”

张碗花这一夸我，我就想给张碗花炫耀炫耀。

“老婆，今天我让你开开眼。”我掏出兜里的那盒“冬虫夏草”香烟，抽出一根说：“老婆你猜，这一根烟多少钱？”张碗花想了想说：“五块钱！”我嘿嘿一笑：“土鳖虫，再往大里猜！”张碗花仰着脑袋说：“别糊弄我，最多二十